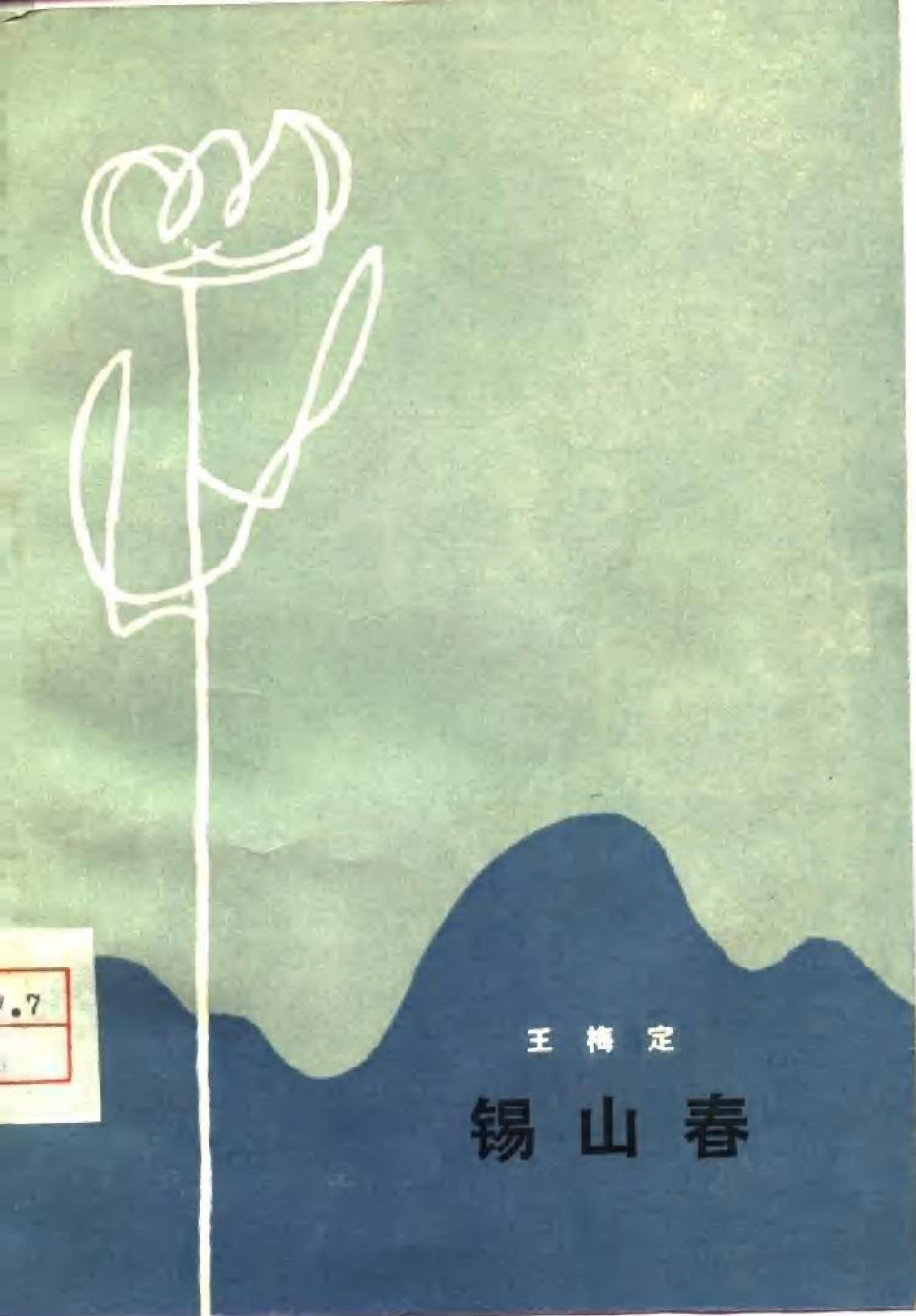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梅定

锡山春

1.7

内 容 提 示

这个小说集共收十篇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。

十个短篇有九篇是反映我省个旧矿山工人的生活。这些作品反映了老一辈工人在旧社会矿山的苦难和斗争，描写了新一代矿工在党和老工人的关怀培养下成长。小说侧重塑造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形象，热情讴歌矿工的主人公思想、共产主义风格和他们建设新矿山的模范事迹。中篇小说《滇池畔的红花》反映某工厂技术革新的故事。

作品主题明确，文字朴素，具有一定生活气息和艺术力量。

锡 山 春

(小说集)

•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•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75 字数：138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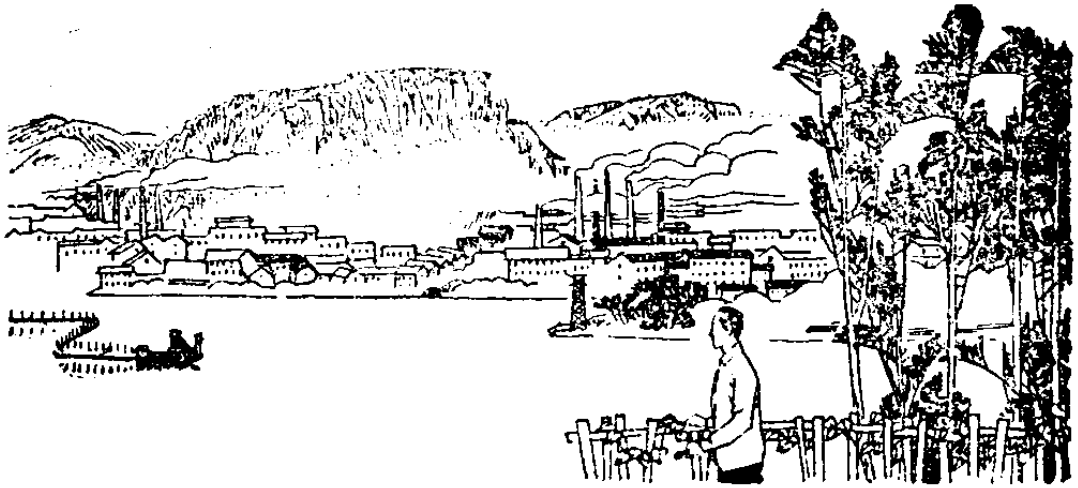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8月第一版 197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3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768 定价：四角

目 录

第三次要求	(1)
父与子	(21)
两代矿工	(34)
愉快的竞赛	(47)
一个矿工的遭遇	(60)
风雨黎明	(81)
锡山春	(92)
叶 娟	(105)
杨明成和他的伙伴	(112)
滇池畔的红花	(124)
鞋	(199)
后 记	(210)



第三次要求

锡矿矿工王老贵今年整整五十六岁了。

可是看人也不能光凭年岁；岁数有时并不能决定一切。虽说王老贵的头发已经象落了霜似的有些斑白了，但身骨还是粗粗壮壮，扎扎实实的，蕴藏着充沛的力量。就连他一举一动也是灵灵巧巧的。一句话：初见王老贵的人，谁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个五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！

解放后，王老贵的确大大变了样，千斤大石从心上一下子掀开了，看着一切新的变化都叫他打从心眼里欢喜。因此，他觉得自己生命里象渗进了一股什么新东西，不管生活、工作都比以前有劲头。他是个架樑（支柱）工人，下坑干起活就象战士冲锋陷阵一样，把命都拼上，歇都不歇一下。有一次，工会主席下坑来遇着他，他说：“实不瞒你说，我总怕我的活干少了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时间抓不紧就跑啦！”工会主

席笑着说：“对，只是自己积极还不行，还要发动大伙都热火地干。”这话给了他很大启发。从这往后，上了井只要一空，他就找着那些共过甘苦、同过患难的老矿工，围着俱乐部的茶桌，谈呀谈的谈个不散。他的声音是最响亮的：

“想从前，经理老板把我们看得狗都不如呀！如今呢，哪儿也离不了我们，有困难了：‘找老技术工人去帮助解决吧！’要商量什么技术上的问题了：‘请老技术工人来想想办法，提提意见吧！’要开职工代表会，大伙也喊着：‘叫老师傅代表我们去出席吧！’把我们这些老‘砂丁’^①多当人！可是还有这份人：生产怕出力，带学工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……”这且不说，他还参加了俱乐部文艺活动，还是个少不了的骨干哩。王老贵拉得一手好二胡，拉出的曲子和灯调，又悦耳又迷人；一双长满硬茧的大手，能奏出这么优美引人的丝弦，那是不能不叫人惊异的。他还会跳弦哩，国庆节晚会上，他首次作了表演，把整个矿山都轰动了！连最不好讲话的坑长也不停嘴地赞美道：“真不知道王老贵还有这一手！”怪不得那些年长点的老矿工一见着他，总是羡慕地说：

“王老贵啦，你简直是越过越年青，看模样怕还得讨个小媳妇儿罗！”

“嗨，嗨，嗨……”

王老贵总少不了幸福的爽朗的大笑。笑声好似说：就是哟，这么好的日子谁都会活得更快活、更年青的。咳——

“这都是托共产党、毛主席的福啊！”

① 砂丁：过去对矿工的卑称。

可是，有一天王老贵从井下上来刚洗罢身，工会主席把他找去了。

“恭喜你啊，老王。”

工会主席笑盈盈地招呼他坐下说。

“我有哪样喜？”王老贵以为工会主席跟他开玩笑，就漫不经心、笑哈哈地看着工会主席，说：“我正要给你恭喜哩，听说昨日你又添了个娃娃，喝满月酒可是少不了我王老贵罗！”

“当然，放心，喝酒还能少了你！不过，老王，我要告诉你的是另外一台事，”他亲切地把椅子往王老贵跟前移了移，“领导批准你养老了！”

“养老——”

王老贵被这句突如其来的话，弄得半天思想转不过弯来。

“怎么说的？你再讲一遍。”

他用右手罩着自己的耳朵。

“领导已经批准你养老了。”工会主席又重复了一遍。当他眼光碰着王老贵惊疑的眼睛，他知道必须解释：“退休养老——是‘劳保条例’上规定过的。那就是说：我们矿工到了一定的年岁不能劳动了，就可以拿着国家供给的养老金去度他的晚年。”

“劳保条例”王老贵倒是早就学习过了，但退休养老这是从何说起？生产任务这样紧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眼看就快完了，国家要工业化，要奔社会主义，人人都在出力，我能躺在那儿养老么？当然不能罗。小组眼前正遇着个大复槽^①，松得很，非常危险！没有自己架囊会出事故的。

^① 复槽：指比较松散、变化大、开采困难的矿体。

再说：一个矿工又怎能离开熟悉的工作面？离开矿坑？当然不能罗……

“我不去养老！”

他脸红脖子粗地喊叫着，就象是叫他去作一件犯罪事情似的。其实，关于王老贵退休养老的事，是经过领导慎重研究才决定的。党委会和工会认为退休养老在个旧矿工生活史上还是第一次，办好这件事本身就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。工会为了这事还召开过工段工会组长会进行了讨论，会上都认为：王老贵苦了这么些年，教出的技术工人够编个四十多人的连环大组，也理该退休养老了。有人提出：王老贵还扎实，可以劳动，要么就叫他在职养老好了；但立刻就引起了多数人的反对。如果说这是出于他们善良纯挚的关怀，还不如说是更多地表现了大家对王老贵的爱戴同尊敬。

“老王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养老这可是件大喜事罗！想想看：在我们个旧矿山，以前那有过这样的事？这还是我们矿工生活里头一回：有人享受养老。这是你王老贵的喜事，也是我们全矿的喜事，你怎个反生起气来了？”

“要叫我不生气，就莫叫我养老！”

“哎，你是怎么啦？老王。”见王老贵那样固执，工会主席无可奈何地苦笑道：“这是群众的意思，是大伙关心你哟。”

王老贵听了这句话，一怔，既是大家这样爱戴他、关怀他，他怎好生气地来对待这件事呢。他望着工会主席好久没出声。

“群众的意思可是得尊重哟。”工会主席又紧跟着补充了一句。“我还要去参加个会。七点半在俱乐部开敬老大会，

你可一定要参加罗！”

随后，几个相好的老矿工又找着王老贵劝了劝，他觉得大伙都希望他这样，还说让他作出个什么榜样，也就应允退休养老了。

这天夜晚，王老贵就象个寿星老一样，坐在敬老大会喜气洋洋的台子上，矿工们、劳动模范、党委书记、坑长、工会主席都来给他献花、道贺……

第二天，工会主席亲自送王老贵到早就为他准备的新居。

这天简直象节日一般地热闹，矿工们成群结队地提着礼物来到向阳坡宿舍为王老贵的幸福祝贺，其实也是为了要来瞧瞧这个退休养老的老矿工怎样生活。家属们牵着孩子抱着娃娃也来了，她们悄悄地从门窗向房子里瞄。孩子们挤过腿缝然后又钻出来在嬉戏喧闹着……

向阳的房间布置得干干净净、齐齐整整。崭新的家具，新安的玻璃窗在十月的阳光里闪闪反光。

不知谁独出心裁在门的两旁贴了一副大红金字对子，上面写着：“想当年当牛作马苦死无人问，到如今翻身当家幸福作寿星。”横幅是四个字：“寿比南山”。

王老贵猛一踏进门就愣住了。他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“我王老贵做梦也没想到啊，‘红脚杆’^①大哥能有今天！”

“老王，这间房可要得？”

① 红脚杆：人们对矿工不敬的称呼，含有嘲讽意思。

“主席，实不瞒你说：莫看我五十六了，象这样好的房子莫说我王老贵没住过，连进也没有进过啊！”

“旧话不用提了。你看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你就安心住下。”想起王老贵孤苦悲惨的身世，工会主席又说：“谁都知道你是个孤人，这也不打紧，反正这儿就是你的家，矿山就是你的家了。”

话本来是为了安慰王老贵而发的，谁知倒反触动了他的痛处。是呀！王老贵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仇恨。

那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：他刚来到这个官僚资本经营的矿山做工，就遇到大伙闹工资，那次代表们正在跟“刘洋鬼”矿长谈判的时候，他因为气愤不过，挺身而出说了几句话道理，谁知“刘洋鬼”就怀恨在心，有一夜派厂警队放火烧了他一家人藏身的一间茅草搭成的小棚，活活烧死了他双腿瘫痪的老娘。他女人一气之下也吊死了。等他从井下赶回来只剩下两岁的小贵子了。他就背着孩子下井工作，有天却叫狗腿监工“滥狗”见了，抓过两岁的小贵子就丢到无底的落水洞去了……从此，王老贵就孤苦伶仃地再没有一个亲人了。

“不！今天我王老贵并不孤伶，我找到了亲人，我又有了亲人！看么，我的亲人比我那死去的亲人对我还亲啊！”想到这里，王老贵心一热，簌簌地落下泪来。但他自己并不觉得，却微笑着对工会主席说：

“叫我怎么说？毛主席对我这样好，你们对我这样好。”他抬起头看了看，房里挤满了矿工们。那些工属们、孩子们，也都把头伸进来看着他。“叫我怎么说？看看吧，给我这么好的房子，叫我不愁吃、不愁穿来养老。”他眼光转到

那些相好老矿工身上：“你们说说看：过去我们那个会想到有今日！”

王老贵忽然拉着工会主席的手：

“只是有一件事叫我还放不下心！主席，我的那份工作怎么办啊！……”

“你放心，你看看吧，这么多老师傅，一人多做一点点也就把你一个人的活作了。”

“话虽这么说，可是你知道，我们小组正碰着个大复槽。任务，这个月又增加了一百车……”

人丛里挤进来青工童少林和小组夜班的矿工们，手上的礼物举得高高的。

“王师傅！”童音未变的尖嗓子，一听就知道是童少林。“这是我们组上送来的，看——大红丝被面、绣花枕头、皮鞋、热水瓶，另外还有一包水果糖、一包饼干，王师傅，放在哪里呀？……莫挤呀，看这些小鬼挤死人了。”

“扔到床上得了。”王老贵故意地板着脸说：“又不是结婚讨媳妇，买这些东西干哪样？噢，把水果糖、饼干打开，先拿些给娃娃。”

他忽然想起，早晨生产组长告诉他的关于小组的分工问题，就赶忙叫过童少林。

“组长说架壤工作你来接手，这我倒也放心。迎头①你天天跟我进进出出也熟悉啦，我耽心的倒不是技术，技术你知道不少了，就是有时候还有些粗心大意，要不得。粗心大

① 迎头：就是坑道的工作面。

意便容易出事故！可得加倍小心。还有，三层那点你可是要老实注意哟！”

童少林心悦诚服地提出保证之后，他又叫过一个采矿工：

“你们干的那个迎头不能再采了。你们看见没有，上面有块大碑——压力大，下面又松，再干就会出事故！你回去要告诉组长，就说是王老贵叫停止。可另从九孔^①那点干。”

眼看在这儿开起生产会议了。

工会主席笑道：“好啦，好啦，莫光只想到这些了，生产还有组长、工段长、工程师、坑长负责，你只管放心得了。”

说来奇怪，安静的幸福的养老生活并没有给矿工王老贵带来愉快。相反，七天来他却越来越觉得不安、烦躁。

为什么这样呢？起初，王老贵还是模糊的。他想：也许自己不该老在屋子坐着、躺着，应该出去走动走动，或者到哪点去玩玩。

城市是吸引不住王老贵的，他憎恶城市，因为：矿主们都是住在城市里，他从恨矿主也恨起城市来。（当然他也知道今天的城市是不同了，变了，可是执拗的感情还是扭不转来。）虽说十几年没去过个旧，当相好的老矿工们劝他去玩玩，他还是拒绝了。在王老贵的心里，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就是自己工作着生活着将近半个世纪的矿山。矿山是他的娘，他就是矿山的儿子，只有她叫他感到温暖、可爱……

^① 方架榱一架为一孔，九孔指九格方架榱。

七天来，王老贵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矿山，看的越多，他心里越加觉着矿山亲热。……

有的矿工对王老贵不安于养老、东奔西跑有意见，见了他少不了要责怪几句，王老贵无可奈何地苦笑着，“唉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。”

有一天工会主席来看他，他问道：

“主席，都说养老要有个养老的样子，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？”

“这，这倒还没见有什么‘养老典型’，‘先进榜样’，”工会主席奇怪地微笑着，“照我想，还不是在家休息，……”

“休息？我又不是废物，为什么要闲着！”他发现自己又激动了，立刻又痛苦地把它压制着，改口道：“主席，我实在是闲不下去啊！老相好们都说：习惯，习惯，习惯了就好啦。我就劝着自家，王老贵呀，王老贵呀，安下心慢慢就习惯啦，习惯养成了就好啦。可是，不行啊！我的主席。”

工会主席自己也是个矿工出身。矿工的心，王老贵的心，他不是不晓得。

“闲不住，就出去走走要要。”他安慰着。“只是，不能再跑下井去罗？听说那天你又悄悄跑下坑去了。已经退休了，还随便下坑，往后可是不行罗！”

王老贵一声不吭。因为，事实上他下井不只他说的那么一次，不，七天里他已悄悄地到坑下去了三次了。

王老贵总是选择在夜深下坑，为了怕人认出他，他把安全帽拉得低低的，帽沿都快盖住鼻子了。王老贵没有出勤证。怎么办呢？他就先在坑口上帮助搞运输的矿工推矿车，推

着推着见担住警卫的公安战士不注意，就快步溜上罐笼^①。听着绞车房清脆的开车信号铃当当当敲过，罐笼开始下降了，他的心快活得都快要跳出来了！不到一分钟，是的，不到一分钟他就又下到坑里去了。

坑道和从前一样。可是王老贵却觉着它变了，变得比以前更新鲜更可爱了。不要说工作了，看见它就叫人心里乐开了花。看看这宽阔的巷道吧，看看这饱装原矿的矿车飞跑吧，听！轰轰轰——探矿的矿工们正在爆破坚硬的岩石，开辟着新的坑道、新的采矿区……世界上没有哪儿能比这里更叫王老贵感到亲切了。他觉着在这儿连呼吸也都比别处舒畅些！午夜，坑道里起了雾，虽有电灯照明，可是几步以外还是什么也看不见。王老贵对雾也是亲切的，他一面天真地伸出手一把一把地抓着实际上是永远抓不着的雾，一面就顺着熟悉的坑道向二九〇三工作面跑去。

一进工作面就遇着了童少林，他背着橐木，正在吃力地爬那个上山^②迎头。王老贵招呼也不打一声，上去就夺过那根小桶粗的五尺橐木，把它扛在自己肩上往迎头跑。

童少林呆愣愣的，擦了一把汗，一见是自己退休养老的师傅王老贵，他惊诧地大嚷着：

“王师傅！你怎么下井来了？”

王老贵不做声，却抽出一只手不住地摇摆着。

童少林知道师傅的用意是叫他莫声张。

可是，童少林心里这时急的不行：这怎么行？怎么能让

① 罐笼：是卷扬机提兜的俗称。

② 上山：就是下坑道和上坑道之间的通斜道。

退休的师傅来背这么重的橐木！于是他抢上一步想夺过那根橐木来，但王老贵那里肯让，猛地一使力就把童少林推倒了。等他爬起来师傅已经走了好远了。

王老贵就这样走进了迎头。

他跟童少林一起去背橐、架橐，检查着童少林架的那些橐木。他更加信赖这个精明能干的年青人。可嘴里他不露半点夸赞，他认为一夸赞啊，小伙子就会骄傲起来。童少林见师傅要求这样严格，心也委实有些心虚：要是王老贵还在组上多好啊！自己能提高技术，小组的生产也会搞的更好。虽然王师傅也常常把自己叫去教，就是王师傅退休以后自己遇着问题，也跑到向阳坡他那里去请教，可是那总没有实地干，实际里学好……

“这样——”王老贵庄重地看着童少林，说：“我悄悄来帮助你干，你也不要和别人说。”

“这怎么行呢？王师傅。”

“有啥不行的。就这么干，来。”

坑里的事，怎么瞒得住？当天小组的人就知道了。

大家又是惊诧又是爱护地责怪了他一顿。

“大家共事一场，怎么也不念点情分。”王老贵笑着说：“这样吧，让我今日干一夜，明日不来就是了。”

“就是这一次哟！”工会组长说：“下次可是不行哟！”

但是第二天夜里王老贵又来了，他恳求地说：“再让我干一夜，明日就不来了。”这么熟的人大家有什么说的呢，也就默许了。谁知第三夜他又来了。可是，这一夜王老贵正干着、干着，一个人突然把他的橐刀抢去了，他正要发气，

一看——咳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工会主席！

“哈哈，你养老养的好哇，养到坑里来了。快上去歇歇吧，往后可是不行罗！”

王老贵哪能甘心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他想：对了，工会主席跟自家讲过：他总是夜里下坑去。好，那我就白日下去。谁知第二天白班，王老贵刚到，就听有人招呼：

“喂，王老贵！王师傅！”他刚走近井架，还没跟运输同志搭上腔，就听到有人喊，转头一看：一个荷枪的公安战士气喘喘地立在他跟前。“王师傅，上级有命令，不准你下井了！”

“怎么说？不准我下井？”

战士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不叫我下井——好哇！”他大声喊叫地质问那战士：

“难道——我王老贵是坏人？难道——”坑口傍近大道，人来人往，见他们争吵就围拢来，他情急生智地指着那些面熟的人说：

“你们给我证明一下，看我可是个坏人，这位大军不叫我下井。”

战士和蔼地解释道：“你老人家不要动气，不让你下井是领导的命令，要么——你找领导解决好了。”

“找领导就找领导！”

王老贵气冲冲地推开人们向工会跑去。

工会有人在开会，工会主席正在讲话。若在平常，他会不声不响悄悄退出去；可如今，他再也管不了这许多了，上前一把拉过工会主席：

“你，你怎么不叫我下井！”

工会主席茫然不知所以地看着他，随后想起了告诉警卫的事，苦笑了笑，说：

“这都是为你好……”

“为我好！还不如叫我早点死掉算了！”

来开会的人亲切地望着王老贵。

“主席，你放我回到坑下，回去生产吧！”

他象个孩子似地苦苦地要求着。其实，在退休养老第二天，他就向工会主席提出了回到坑下生产的要求。这件事已经叫工会主席够头疼的了。王老贵原先的组长来找他说：王老贵瘦了，心神不定。好些老矿工见了他说：王老贵怕是有病了，好事反办成坏事，主席可得负责啊。王老贵从未放弃过参加俱乐部的文艺活动。戏剧组为了宣传矿工养老这件好事，根据王老贵退休养老的真事编了个剧叫“老矿工的幸福”，都说叫王老贵自己来演最好，王老贵一口应允了。可是俱乐部干部昨天来汇报，说是他演着演着就跟扮演工会主席的角色弄假成真地吵开了，大喊着：“我不养老，我不养老！”真是伤脑筋的事：星期六这个节目还要拿出来，已经不行了。叫他去拉二胡，拉着拉着不是走了调就是颠三倒四的。幼儿园的老师们也来告状了。她们说：王老贵象个疯子似地天天到园里去逗娃娃，娃娃也偏生喜欢他，他一来啊娃娃课也不上了，往外面跑，把她们的教学计划也打乱了，假若主席再不制止，她们说那就只有停课……王老贵，王老贵呀，你要把矿山闹翻么！工会主席想着，叫他回去生产么？不行，影响多不好？

“这样吧，王师傅，”他说：“我去向领导提一提，你知道这事也不是我单个就能决定了的。你先请回去。”

王老贵怎会依肯？他搬过一个凳子坐下，死也不走；定要工会主席给个肯定答复。工会主席急着要开会，弄得毫无办法。后来还是一个开会的段长出来劝说了一会，并且说好了：由工会主席向上级请求叫他复工，王老贵这才离去。

“到哪儿去呢？”离开工会站在山坡上，王老贵凄凉地自己问着自己，“井下是去不成了。唉，去不成了。到哪儿去呢？”好半天，他才拿定了主意，“去看看索道吧。”

新建的索道正式投入生产，他还没有好好瞧过一次。听说有一万七、八千公尺，那就是说有三、四十华里那么长啊！还是个自动化的玩艺哩。

王老贵跑到索道起点站，远远就看见那屹立在远近山头上的大大小小的钢塔架了。钢塔上架着发光的钢索，红色的飞兜就象神话中哪吒的风火轮似地在钢索上赛跑，两个一对，两个一对；进来了一对空兜，又送出了一对装满原矿的饱兜。索道就这样来回不断地运转着，把矿坑里矿工们生产的巨量原矿运到遥远的选矿厂去……

转过头，王老贵又瞧见那个新装的斜井绞车了。绞车正在毫不费劲地把装满原矿的矿车从矿坑里拉出来，然后自动地翻转过来，把原矿倒在输送带里，让它轻巧地溜到矿仓的巨大的漏斗里去，而飞兜又再来把它运走。

王老贵看着看着竟独自笑起来了。

“只怕这就是党委书记讲的工业化了，要是将来井上井下都能用自动化机器来生产，那该多好！”可是他忽然又想